

第十五章 窗外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知道為了什麼，王十三郎從那個雪夜第一次出現開始範閑，不然他此時也不會在房間內睡的有如一個嬰兒般。範閑怔怔地望著**昏迷的年輕人，撓了撓頭，尋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字眼來形容自己此時的情緒。

盆子裏是血水布巾，紅豔豔散發著淡淡的腥味，為了將十三郎身上那件皮袄脫下來，便費了範閑極大的功夫皮袄內外的血早就凝結成了一塊一塊，混著草原上的風沙，就像是膠水一般，牢牢地粘在了十三郎的身體上。

喂十三郎吃了些藥，挑破已經封住的傷品，擠出內裏的膿液，重新縫好幾道在路途中裂開的傷口，待做完這一切，範閑已經累垮了，無力地癱坐在床邊，愣愣地看著這個家夥。

雖然吃了麻藥陷入最深的昏迷之中，可是肌體上的痛楚，依然讓十三郎的眉頭皺了起來，這位東夷劍廬的關門弟子麵相生的極為清秀，尤其是那雙眉，此時皺的格外好看，就像是在沉思人生問題的哲學家雕像。

範閑搖了搖頭，將手中的剪刀與絞針扔進盆內，伸了個懶腰，救人的過程中他細細數了數，十三郎身上一共有三十八處傷口，全部是刀傷，而且全部集中在身體前半軀幹。

關於傷口全在身體正前方，軍營故事裏有很多說法，十三郎用自己的勇猛與強悍，完美地印證了這些說法，他是一個人對著無數把刀。正麵衝了出來。

範閑怔怔地看著他，雖然沒有親眼看見十三郎刺殺左賢王，衝出連綿胡營時的厲殺景象。但這一道道淒慘地刀口，似乎都在講述著十幾天前在草原上發生的一幕幕。

上一次受著一位遍體鱗傷的家夥是什麼時候？應該是在北齊上京城，撕開那名公子地白袍時，範閑看著**的王十三郎，不禁產生了一種錯覺，將他和言冰雲看成了一個人。

隻是今天王十三郎受的傷比言冰雲更重，而且範閑清楚。這兩個人與自己的關係也大不一樣。言冰雲是自己的下屬。自己的臂膀，但他更是慶國的忠臣，而十三郎兩年投靠自己。卻是基於東夷城地利益。他地眼睛眯了起來，看著昏迷的十三郎，心中有些不解，難道承諾這種東西，對於世間某些人來說，真的這麼重要？甚至比自己地生命更重要？

範閑皺起了眉頭。昏迷中的王十三郎也皺起了眉頭。

這兩個人生的都好看。隻是十三郎比範閑要少了兩分冷峻之意，多了三分可親之色，尤其是昏迷中。更有天然稚氣流出，二人同時皺眉。此景甚妙。

...

房外傳來倒水的聲音，葉靈兒接了一盆熱水重新走入屋內，將毛巾打濕稍許，然後坐到了床邊，小心翼翼地替王十三郎擦去身上的血汗。隻是此人身上傷口太多，竟是半天都找不到下手的角落。

“三十八刀啊...”葉靈兒咬著下唇，似乎自己都在替這個不知名地監察院官員感到疼痛。“也不知道你讓他進草原做了些什麼，竟然受了這麼重地傷，居然還能活著回來。”

先前給範閑打下手的時候，葉靈兒是真的被驚呆了，一方麵是驚歎於範閑出神入化地醫術。一方麵則是震驚於**傷者的傷勢。

被葉靈兒地話驚醒，範閑從沉思中擺脫了出來，牽動著唇角。有些無奈地笑了笑：“他不是監察院的官員。”

葉靈兒看了他一眼，沒有說什麼，其實她已經猜到**躺著的傷者，身份肯定不一般，不然範閑也不會把此人的消息暫時封鎖住，而且還要勞動自己這樣一位尊貴的王妃親自打下手。

範閑從她手中搶過濕巾，擦了擦額頭上地汗，說道：“他叫王十三郎，東夷城的人。”

“他就是王十三郎？”葉靈兒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來，歎息著說道：“難怪會如此壯勇。”

範閑一怔，問道：“你聽說過他？”

葉靈兒點了點頭，說道：“你不要再奢望能夠瞞住他地消息，過不了兩天，陛下就會知道他在草原上插了一手，你好好想一下怎麼解釋吧。”

範閑苦笑，向陛下解釋倒也不怕，東夷城要往哪邊倒，終究還是四顧劍前臨死前的一句話，自己與王十三郎把關係弄的好一些，陛下想必也不會太生氣，他隻是好好奇葉靈兒為什麼表現的對王十三郎很熟悉。

“雖然沒有幾個人知道他曾經當過你大半年的屬下，但軍方很多人知道，監察院曾經有過一位厲害人物。”葉靈兒不知想到了什麼，神情黯淡了起來，說道：“那年大東山叛亂，陛下被圍困在山頂，上杉虎率領征北軍親兵大營攻山，殺地禁軍節節敗退，如果不是這位王十三郎悍勇一夫當關，隻怕山門早就被破了。”

“聽說他後來還擋了叔祖一掌。”葉靈兒聳聳肩，“當日這個人給禁軍留下的印象太深，

為佩服，這兩年裏說的多了，這人自然也就出名了。

葉靈兒的叔祖就是大東山事後復又飄然無蹤的大宗師葉流雲，範閑聞聽此言愣了愣，回頭看了昏迷中的十三郎一眼，開口緩緩說道：“他這種勇猛性情，如果放在軍中，隻怕必成難得一見的猛將。”

他卻不知道，兩年前，北齊一代名將上杉虎，對於山門處的王十三郎便有這個評價。

...

過了數日，王十三郎醒了過來，也不知道這位劍廬幼徒體內蘊含著何種力量，傷勢竟是恢復的極快。在他醒來的那一天，範閑壓下心頭的喜悅，很直接地問道：“你是東夷城的將來。這般替我賣命，圖地究竟是什麼？”

王十三郎離開東夷城，重新來到範閑的身邊，自然是因為雪夜裏的那個承諾，但絕對不僅僅是因為這個承諾。他沉默半晌，蒼白的臉上，那雙濃如重劍的眉顯得格外驚心動魄，許久之後才緩緩說道：“師父已經挺不住了。”

範閑默然，四顧劍的死亡是所有人都意料到了的事情。在世人的心中，這位東夷城的大宗師應該在兩年前便死了，結果誰也沒有想到，天底下最厲害地白癡，竟然能夠拖了兩年，拖的所有人都心力交竭，難堪其荷，甚至...天下人似乎都在期盼著他的死亡。

隻是這句話從王十三郎的嘴裏說出來。又代表了另一種意味，範閑知道四顧劍的時日無多，東夷城必須馬上決定將來的道路要怎樣走。而十三郎此次進入西涼路，替範閑立下如此大功，自然也是四顧劍的安排。

“你師傅是個大白癡，我覺得你很有可能繼承他，成為天底下第二大的白癡。”範閑看著王十三郎憔悴不堪地臉，冷冷說道：“你和海棠一樣都是孤兒。何必為了守護這種無謂的字眼，拋了自己的頭顱，灑了自己的熱血？”

王十三郎有些困難地笑了笑。知道範閑這句話看似嘲諷，實則卻藏了幾絲關切。他望著範閑，緩緩說道：“如果不是為了守護什麼東西，那你為什麼會在這裏？”

範閑無言以對。

王十三郎最後說道：“師父臨終前想見你一麵。”

範閑心頭微驚，馬上平靜下來。皺眉沉思片刻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陛下不會讓我接受東夷城的事情。”

王十三郎知道他為什麼搖頭，如今範閑在主持西涼路之事。如果日後連東夷城也通過他的手收進了慶國的懷中，功高雖不至於震主，卻也讓慶國的皇帝有些難辦，為了防止君臣之間失衡，慶帝想來應該不會讓範閑處理東夷城之事。

“不要把事情想地過於美好。”王十三郎咳了兩聲，新愈的傷口險些迸開，“劍廬明年春天開廬，師父的意思，隻是請各地來地賓客見禮。”

按王十三郎說的話，四顧劍大概沒幾天日子好活，慶曆十年春天劍廬開廬，或許便是這位一代劍聖最後一次在人間展現風采。範閑皺眉說道：“各地來的賓客？”

“是的。”王十三郎應道：“包括...北齊來的客人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，知道四顧劍這老小子在想什麼了，大宗師去後，東夷城根本無力自保，必須擇一根良木休息，請自己和北齊地貴人們前去觀禮，自然是要看這天下兩大勢力誰開的價高，誰的誠意足。

當然，東夷城早已向範閑付出了他地誠意，這個誠意就是王十三郎三年前那個雪夜裏字字如鐵道來的誠意，是王十三郎的鮮血寫就的誠意。

“如果你師傅要求太多，我也幫不了什麼忙。”範閑很認真地向王十三郎說道：“你知道我說的是真心話...罷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發現王十三郎並沒有注意到，而是目光透過了窗子，投向了院內的某處。

範閑順著他的目光望去，看見了一身淡黃衣衫的葉靈兒，葉靈兒此時正坐在暮色之中，一臉平靜望著院外孤伶伶的秋樹，顯得格外落寞。

十三郎的目光很柔軟，很寂寞，或許是草原上的風沙血雨，讓這個溫柔卻壯烈的男子，開始體味到生命的另一個側面，輕聲說道：“這位姑娘很寂寞。”

“她是葉靈兒，我的...徒弟。”範閑微澀說道：“她的寂寞，是我和她所有親人一起犯下的錯...對了，你昏迷的幾天，都是她在照看你。”

王十三郎未曾回頭，隻是靜靜地看著遠方葉靈兒的側影，像是在欣賞一個極美麗的景色。

範閑忽然想到，雪夜裏與十三郎第一次相遇，他用的是鐵相的名字，號稱自己要去抱月樓看盡南慶的美人，唇角不由泛起了一絲笑意，想起一些辭句，一些人。

你靜靜地看著窗外，我默默地看著你，暮色牽著你我，體味溫柔的寂寞。範閑緩緩摩娑著腕上地珠串，仿佛又回到了草原上

...

海棠不可能突然出現在自己的身旁，這個事實讓範閑有些失望，雖然他和言冰雲用了四個月時間，憑借著影子和王十三郎的超強實力，十分完滿地完成了監察院的計劃，但是一想到海棠還在草原上，而且有可能永遠停駐在秋草碧海之中，範閑便是無來由地惱怒。

這種惱怒，更多的是針對苦荷臨死前的布置以及北齊那位小皇帝的恨意。

當然。如今北齊的小皇帝已經不小了，雖然因為慶帝地強大震懾力，內庫與北方間的聯係已經削弱了極多，但是北齊皇帝這兩年間，極快速地收攏著朝政，充分展現了自己的執政手腕，在南慶咄咄逼人的氣勢下，竟沒有呈出半點敗象。反而是開始伸出了手腳，意圖反攻。

比如西涼路中。

範閑下了大本錢，把鄧子越從北齊上京城裏調了回來，便是要針對北齊對西涼路的滲透。隨著王庭中那些北齊人的死亡，定州城以及青州城內，監察院的肅清行動也轟轟烈烈的展開，因為監察院準備地久，加上主持此事的又是深知北齊錦衣衛行事風格的鄧子越。所以進行的格外順利。

在大將軍府和西涼路總督府的全力配合下，隻用了十天時間，監察院便在定州及青州城內。抓獲了四十幾名北齊滲透進來的奸細，而死在監察院六處刺客手下的北齊間諜，更是已經過百。

為了破壞北齊對於西涼的滲透，範閑是舍了大本錢，不惜暴露了在北齊朝廷內發展多年地幾個官員。這才拿到了名單，因為他清楚，草原上的胡人眼下雖然看似可以抵抗。但是如果任由這個勢頭發展下去，真會成為慶國的心腹大患。

所以他不惜一切，也要把胡人興盛地苗頭扼殺在春露未落時。

他更明白，監察院在西涼路每抓一個北齊奸細，每殺一個間諜，自己與海棠之間的距離便會更遠一步，更何況埋伏在西涼路裏還有天一道的幾名青山弟子。

...

西胡左賢王的死亡，為草原帶來了太多的不安定因素。以王帳第一高手胡歌為首地強硬派，要求王庭單於必須就

此事給出一個交代，未經王庭冊封，左賢王部落便自行推舉了左賢王幼子為新任的左賢王，同時向著草原上的各方勢力舉起了復仇地刀。

左賢王之死，最大的懷疑對象，當然是王庭單於以及右賢王，雖然王庭方麵曾經說過，應該是慶國監察院暗中下的毒手，但是沒有幾個人相信，更何況胡歌還在內部挑三撚四。

為了安穩草原上的局勢，單於速必達被迫認可了新任左賢王的地位，並且派使者前去安撫，保證一定會給左賢王部將一個滿意的交代。

什麼是滿意的交代？自然是凶手的腦袋以及屠盡凶手所屬部落。問題是那個凶手早已經逃走，誰也不知道他是哪個部落的。於是乎，草原上一片動蕩，時刻都有大戰爆發之勢，加上王庭方麵在短短半個月內，驟然失去了埋伏在慶國西涼路內部的所有眼線，變成了一位盲人，一時間有些應對不及。

草原上有很多煩惱，隻是這些煩惱需要單於速必達和海棠去解決，至於製造這些煩惱的範圍，卻沒有任何的不愉快，他隻是在青州城內冷眼旁觀著草原上發生的一切。

依照他與胡歌的約定，胡歌將在明年春天的時候，完完全全地倒向王庭單於，畢竟以胡歌現在的實力，哪怕是有了左賢王部將們的全力支持，也不可能掀翻王庭單於的地位，既然如此，還不如改換門庭，想必單於速必達一定會十分歡喜地迎接胡歌所屬勢力的到來。

有了單於的支持，再加上慶國暗中的支援，想必用不了太長時間，胡歌的部族便會發展壯大起來，到時候，單於速必達便要真的開始頭痛了，草原將迎來真正困難的時期。

關於這件事情，範圍隻是開了個頭，挖了兩鋤頭，扔下顆種子，便開始等著那顆種子發芽生長，占據牧草生長的地方。但必須承認，他這兩鋤頭，尤其是王十三郎揮下的那一鋤，實在是很要胡人的命。

當然，範圍留在青州城內，不止為了看草原上的戲，也是想看青州城內正在上演的一幕戲劇，隻是青州城內的戲還沒有看完，他便接到了京都來的一封密報，這封抱月樓關於大皇子的密報，讓他惱怒起來，幽幽歎道：“世事難預料，世事難預料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